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要糾正政府的外交步驟

沙面事件的責任問題

英國產業界的大問題

英國侵略中國的概況

排貨的意義與利益

中山先生革命的兩基礎

閒話

斐倫翠山居閒話

黃狗與青年作者

七子之歌

通信

關於滬案的上海通信

論翻譯答江紹原先生

松光皓

燕樹棠

唐有壬

吳稚暉

西澧

徐志摩

江紹原

聞一多

周佛海

田漢

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歐美各國：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零售：北京每份銅元八枚，外埠大洋三分。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廣告價目

地位	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論前	二十	二十元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底面	五元	五元	三元	二元	一元
正文後	十五	九元	六元	三元	二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碾兒胡同十八號

本刊暑假中短期訂購辦法

暑假期中恐有不少的讀者，因變更住址，不易購得本刊。現在爲他們的便利起見。特設短期訂購法：**國幣五角寄足十五期**（郵費在內）。訂報處北京本社

本刊半年合訂本出售預告

本刊已有六個月的歷史，二十六期的成績。現爲新增讀者便利計，裝有合購訂本千份。每本連郵費售國幣一元。准七月一日發行。讀諸君請直向北京本社函購。

時事短評

要糾正政府的外交步驟！

滬案發生，足足的有一個月了。在這時期中，我政府的對外交涉毫無進步；慘劇的範圍倒反擴張。英國帝國主義者的殘殺行爲，一度施行於上海，再度擴張到漢口，今則更加大規模的施行於廣州了。這樣的事變假若發生在東西列強的領土上，恐怕他們立時就要雷厲風行的向負責任的關係國提出質問，要求說明，並要提出嚴重的條件，或甚至下哀的美敦書了。可是我們的政府外交部

在過去一個月中對於滬案除了向北京公使團提出幾次空洞的抗議照會，派遣了兩個不關緊要的人員赴滬調查外，要算是一點事也沒做出來，一點辦法也沒有。政府當局表面上說得好，他們和國民一致的對外；但是他們外交進行的步驟，全然和國民運動的精神相反。我們敢斷言，現政府的外交當局，自始就沒有澈底解決

滬案的方針和決心。否則他爲甚麼不單刀直入的對直接關係的英國，尤其英國，交涉，而乃籠統的向公使團提出照會呢？不對英國直接交涉，而向公使團共同交涉，明明表示中國政府不敢公然把責任歸到英國身上，不敢和英國作對，而徒然把公使團用做這次交涉的緩衝點。以這樣敷衍的精神去辦理滬案，中國政府首先已經自己示弱又如何能望對方的英國有所畏而讓步，如何能貫徹我國民的主張呵？現在上海方面談判無結果，滬案移交辦理，政府當局的交涉步驟仍是一直錯下去。他們依舊不單獨對英而對公使團交涉，這是根本錯誤并且他們提出滬案之解決條件只有上海方面提出（總商會提出的）十三條，而其中皆純然關涉上海之枝節的條件，並沒有包括根本改變中英不平等關係之根本條件。中英關係的根本改正乃籠統的包含在列國與中國間的不平等條約之改正的照會中，而另成一項交涉；這項交涉的性質只是希望，而不是要求。這明明又是一種敷衍辦法，沒有中着滬案的要點。如此辦法，就令十三條得着對方承認，也不過一時解決上海局部的問題，而對於英國在中國的特權地位之根本問題，究竟不能打破。況且以政府這種交涉的軟弱態度，以列國共同的抵抗，連政府提出之十三條，也不見得容易被承認，那更要使人失望了。國民如果不願讓這次國民運動敗壞於政府當局的手裏，大家要急起來糾正政府的外交步驟呵！現今我國政府外交的正當步驟，還是在離間使團對英單獨交涉；而且要取消中英間不平等關係，尤其與這次事變最有直接關係的租界特權作爲滬案解決的一個根本條件。

沙面事件的 責任問題

自六月二十三日沙面事件發生以後，最使我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廣東海底電線在英人手中，路透社通信社得儘量造謠，使確實消息無從傳出。但是我們綜合各方面的報告，加以研究，已能斷定這事件的責任所在。沙面是一小島，與廣州相隔一河，上有二橋，是由廣州到沙面所必須經過的。據伍朝樞向北京公使團提出的抗議，事後查察肇事地點附近的橋上鐵門緊閉，並堆有障礙物，全無損壞。這證明當日示威民衆未進租界一步，並且沒有向橋上攻擊預備闖入租界之事實。英法兵用機關槍所射擊的，乃是在租界隔岸沙基路遊行的羣衆。據路透電報告，當日慘劇發生地點，是在沙面河沿維多利亞飯店的對面。維多利亞飯店離租界之橋尚有二三百碼，所以在隔河沙基路遊行的民衆，離橋亦有二三百碼。試問在租界對岸，離橋這樣遠的民衆，既不在衝入租界的時候，又未受英法兵的攔阻，何以先行開槍，無的放矢呢？我們唯一合理的推測是，英法兵看見羣衆中夾有武裝陸軍學生遠遠的走來，誤認或恐怕他們來襲擊界橋，遂開鎗射擊，爲先發制人之計。東方及其他日本人的通信社所說「不知因何誤會，突然開始激戰」，據我們看來，一定就是這個誤會。斷定外兵首先開槍的最好證人是嶺南大學參加遊行的教員，因爲自己相信華人首先開槍的該校副校長美人拔克斯脫 Baker，擔保這幾位教員斷非故意捏造事實，但以爲他們當時所處地位使他們事實上不能確知何方首先開鎗。可是我們已經知道他們「當時」與英法兵相隔一河，距離甚遠，「事實上」斷不至看不清誰先開鎗的。

我們由上舉事實，斷定英法人對沙面事件所負的責任，比這事件格外重大，因爲：（一）當日遊行民衆不在租界以內，且離租界之進口甚遠，絕無危害租界之事實，英法兵有何「不得已」而開槍殺人？（二）當日遊行民衆並無以強力闖入租界之行為，且尚未與外兵接觸，英法人不能藉口受民衆攻擊，而行使「正當防衛權」。這事件尚是先起衝突，以至槍殺沙面事件並無衝突，外兵無故開槍，羣衆中軍人爲自衛而還擊。所以沙面事件純粹是英人仇視中國民衆，肆意殘殺，我華人不負絲毫責任。英人爲維持大不列顛帝國的尊嚴起見，殘殺無辜，肆無忌憚，混漢沙面事件，事出一轍。倘政府不承認中國爲大英屬地，斷不能放任蠻橫無理之英國兵隊在中國領土內任意鎗殺中國人民，至再至三，斷不能容忍他們以完全中國領土的租界，爲作戰的根據地。此事一面由廣州政府直接交涉，北京政府亦應速向法使及倫敦政府嚴重抗議，並要英政府撤換英使及沙面之英領。英兵既然越界開鎗殺人，廣州政府爲保護人民計，並可派兵進入沙面，解除英國軍隊的武裝。

英國產業界 的大問題

歐戰終了之後，英國的產業雖然一時也頗發達，然而歐洲大陸的商場，既已精疲力竭于久戰之餘，講和而後，瓦爾賽和約所規定，又復危機四伏，國際政局，依然極不安定，經濟狀況，勢難望其回復。職是之故，英國的對外貿易，不久仍復陷於不種的地位。影響所及，國中產額，不得不加以限制，而多數從事生產的工人，遂亦不得不陷於失業的悲境。比年以來，英國政局變遷之多，勞工失業問題，尤其是紗廠和煤礦工人的失業問題，要爲其重要原因之一。據外電的報告，工黨首領麥克唐諾爾德關

於這個問題，況且在巴力門提出不信任政府的動議，雖卒遭政府黨多數的否決，然而這失業問題的緊急，於此可見一般了。況自達武斯計劃實施以後，法意諸國得以較低廉的價格，享受德煤的供給（德國礦工操作時間長工資低），於是英煤在法意的銷場，一年以來，又漸被蠶食以盡，而英國資本家的礦主的利益，乃大不如前了。因此他們對於去年五月與礦工協定的工資等等條件，雖原定至本年年終止為有效期間，現因內國產業銷沈，在外銷場失却的緣故，竟宣告不能繼續履行。礦工會對此，自然極其憤慨；幹事柯克更主張聯絡鐵道工人會運輸工人會，藉以復活幾年前的三角大同盟，成一對抗資本家的有力組織。假使這三角同盟的計畫，因之復活，因為他包括的工人，為數極大，這個礦主與礦工間的問題，恐怕免不了要引起一絕大的罷工了。正在這個煤業恐慌的時候，假使我們更能一致的持久的排斥英貨，別的貨物也許不致大受影響，但在蘭開斯（Lancashire）一帶的毛絨物與紡績業，尤其是紡績業，比年以來已陷於沈滯不振的紡績業，當必大受打擊。則英國近數年來屢因勞工失業問題，以致牽動政局變遷的事件，或者不免要再演一番。所以我們為反抗那慘無人道暴戾恣睢的英國政府計，在這個英國勞資問題鬧得很兇的時候，堅持一致的排斥英貨，當然是一有力的武器。望國人齊心合力對於抵制英貨一層堅持到底！

（皓）

英國侵略中國的概況

燕樹棠

燕樹棠（1891年 - 1984年）版權還未過期

現代評論 第二卷 第三十期

排貨的意義與利益

唐有正

排斥英日貨物——尤其排斥英國貨物，我們認為最有力的國民外交手段，所以極力提倡這種辦法。但是這種辦法的效果究竟如何，也就因各人之觀察而不同。馬寅初先生說：「……英國輸入中國之貨，以棉貨為第一，如能實行抵制，則英國之蘭開斯（Lancashire）市，必根本搖動；該市以織布為專業，工人不下三四十萬，所投資本，尤不可勝數，一旦吾國之銷路斷絕，全市瀕於破產；工人失業，資本消滅，工資兩黨，勢必大鬧。……現英國剩餘之貨物，不得不銷之於東亞，以中國為尾閥，倘我拒絕其貨，勢必陷蘭開斯於萬劫不復之地。……」照這樣說法，排斥英貨，是竟足以制英國工業之死命的了。但是丁文江先生說：英國出口貨總額，值英金二億零五萬萬鎊（？）對華的出口額，不過佔總額百分之一，中國排斥英貨，英國所受的損失，不過百分之一；然而中國自己却要損失百分之五十，（中國進口英貨，佔中國進口總額百分之五十？）大不合算……照這樣說法，排斥英貨，不但無益，而且有害。這兩位的話如此不同，真是使人無所適從，但是我們覺得馬先生的話，固然過於樂觀，丁先生的話，也就未免過於頹喪，好像有意「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似的。其實我們所主張排斥英貨的意義，並不必求如丁君所說的結果。我

們主張的排貨，是自衛的，決非攻擊的，所以不必像馬君的樂觀。既然是以自衛為目的，那末，我們只求能將英國在華的商業勢力，完全剷除，因此而可斷絕其在華的政治勢力；並不問我們所排斥的，是百分之一也好，千分至萬分之一也好。誠然因我們排貨，英國所受損失不過百分之一，而我國却已能將英商勢力完全剷除，豈非益己而不損人，更合了丁君的意思？至於中國進口貨，因此將減少百分之五十，這正是我們求仁得仁的結果，在丁君看來，是我國的損失，然而我們正以為是我國的利益呢，我們主張排斥英貨，是根據下列的理由：

（一）中國與外國國際間的一切不平等的關係中，尤其以關稅不自由為最重要，不僅侵害中國的主權，而且阻礙中國國力之發達，使內國產業日趨於衰敗之境，而釀成社會經濟之窮困。我們若不能求得關稅的國際對等制度，縱令其他政治法律的國際關係改善，而經濟的生存權，仍是操諸他人之手。所以我們最要緊的要求，是關稅自主權之收回。但是用什麼方法，方可達到這層目的。待訴之武力麼？正是「以一敵八」，當然是不可能的；待與各國一一協商而求其同意麼？正是「與虎謀皮」，各國以大利所在，如何肯輕易答應。所以仍非我國民以自有的力量去解決這問題不可。這個力量若分散了，便沒有多大的效果，所以尤非將這力量集中於一國不可。中國關稅之失其自由，是起源於一八四二年和英國訂立的江寧條約。當時英國違犯我國的烟禁，以武力迫我通商，設定百分五的海關稅率，並指定許多不課稅的物品。其後各國均紛紛援最惠國之例，要求同樣待遇。日本於中東戰爭後，也

加入列強團體。從歷史上看來，英國是經濟侵略中國的開山祖，江甯條約是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模型。再從中國進出口的數字上看來，也以英國為最大，（參觀本刊第二十七期對英經濟絕交）所以我們應認定英國是侵略中國的首犯。主張合全國國民的力量，排斥英國的貨物，斷絕英國和我國的經濟關係。英國貨物既不能進口，那末，英國對於關稅問題，便無發言之權了。英國不能把持關稅，其餘各國自然失所依據。若那時還有負固不服的，我們便以對付英國的手段對付他；誰不肯和我訂立對等關稅制度，我們便不買他的貨物。那時，所有舊來的關稅條約，都將等於具文，而我國自然可以達到關稅自由的目的了。

（二）僅僅排斥英國來的貨物，還不足以剷除英國在華的勢力，我們更非進而排斥在華的英國工商業者不可。那手段也狠簡單的；我們不但不買英國貨物及由英商經手的他國貨物，而且不買貨物給英商，在華英國商人自然不能立足，不進英人經營的工廠公司礦山去做工，不買這等工廠的出品，不利用英人經營的輪船，在華英國企業自然歸于倒閉。多數的英國工商業者既然在華不能存立，所剩的不過少數的官吏和雇員，那時租界也只剩了幾間空房，領事裁判權也就英雄無用武之地；而英國在華的政治勢力，也隨經濟勢力之消滅而減少了。

（三）現在中國的財政權和金融權，一大半操於英人之手。其原因也由于英國在華經濟勢力與政治勢力之偉大。假使我們能因排斥英貨之故，而使英人對於關稅問題失其發言權，那末，英人總稅務司的特殊地位，自然因之動搖。大多數的關稅，既然不出

英商支付，那末，關稅收入便不應存放於匯豐銀行，而匯豐銀行的特殊地位，也自然因之動搖。如此：海關管理權和關稅存放權，均可因此收回其一部以至於全部。

因我們排斥英貨及斷絕對英一切經濟關係之故，內國產業如運棉，紗廠，煤鐵，銀行等必然因此而發達，這是顯而易見的利益。總而言之，我們的排斥英貨，是出於自衛的，我們只要能將英人在華的勢力，根本剷除，並不敢存打倒英國本島的奢想，所以也不能因英國所受影響損失之小而為。而且我們這種手段，並不限于滬案的關係。我們認此為脫離英國羈絆，實行民族解放的唯一方法，在英國在華勢力未消滅以前，我們依然繼續我們的工

作。我們還覺得這種手段太冷靜了，太和平了。還要隨時加以新的刺激，方能使其持久。所以我們仍誠懇懇望隨時有活的熱的運動來輔佐這種靜的冷的運動。

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續）

吳稚暉

一日與中會

一日同盟會

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五，三十歲

清兵既敗，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函促歸國，乃偕鄧蔭南等三五人同歸。開乾亨行於香港，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主之。設農學會於廣州，陸皓東鄭士良與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助之。先生則往來兩地。九月九

日因運械不慎，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陸皓東與丘四朱貴全死之。被捕七十餘人，程璧光之兄奎光與焉，瘦死獄中。此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十餘日先生從間道至香港，與鄉士良陳少白同至橫濱。少白留日，士良回華。先生再去檀島。

康有為者，長先生數歲，甲午以前名祖詒，止以談公羊，作孔子改制考等，稱怪於八股士人中。（彼著長悍，自號長素，即比素王為長，取賢於孔丘之義。後乃割髮尊孔，便於保皇，已非其本來面目矣。）甲午中舉人。乙未與其徒梁啟超（梁中舉在其師前）同在北京會試，康草一書論改革救亡，遍傳各會館簽名，即所謂公車上書是也。是年康中進士。康之活動於政治舞台，自此上書始。

自此年始，國人皆知有孫文其人謀亂如洪秀全。官書報紙皆稱「孫汶」，視與強盜囚徒相等。康有為則舊日險怪之名領袖，羣目為愛國志士。

丙申，清光緒二十二年，西一八八九，三十一歲。先生在檀島，推廣興中會，進行遲滯。乃至美洲住有華人各處運動，惟美洲華僑之風氣閉塞，比檀島尤甚。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已大觸清廷之忌。陰歷八月由美至英，遂為英使館誘拘，欲私送回國。幸在檀島渡美時，遇見香港路校之教師英人康德黎夫婦，知其倫敦住處。先生在使館賄侍者，投書康

氏，康氏乃為之發布於報紙，促英政府之注意。英政府乃強公使照瑗釋出。（照瑗，有人作照瑗，誤也，照瑗曾為上海道，後充駐英使者。照瑗乃其弟，中日戰爭時在旅順失機下獄幾死。先生被囚英使館，乃光緒二十二年之事，別傳繫之於二十三年後亦誤。此事有先生自著之英文「英使館遇難記」，亦有譯本，特所譯姓名亦有誤。最近曾為荷蘭公使之吳宗濂，當時彼為英使隨員。曾與吳姓今內務部總長心湛，同奔走於偵探及預備履船解送先生回國等事。吳有隨帽筆記，會記此事。今錄吳記中記事一通於下，略窺當時官樣文章，亦一趣聞也。

吳記云：「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秘大臣楊子通呈使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奉總署電令，確查該犯行踪，並飭電知星使，援香港緬甸交犯約，轉懇英國代拿等因。並附節略，敘其面貌年歲籍貫。八月十九日復准通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即華八月十七日，由紐約搭船，至英國梨花埔海口登岸等語。時星使臥病已久，神志甚清，當遣參贊馬格里：（英人）：婉詢英外部，擬援香港及緬甸交犯約，請拿該犯。外部答以二約只能行於香港緬甸，不能施之他處。設意代拿，必為刑司駁阻。星使之獅子仙司馬心湛，乃僱包探赴梨花埔守候。旋據該探密報，孫文剪髮作洋裝，於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車至倫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隨行。九

月初四日孫文行經使署之門，遇學生宋芝田（學生者使館學生也）詢其有無粵人在署？宋曰有之。孫即請見，乃進署門，入廳事，四等繙譯官鄧琴齋刺史廷鑾，粵產也，遂與接談，該犯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愜意。自言姓陳，號載之。搬出金表以視時刻。刺史索觀，則鑄有英文拼切之孫字，刺史恍然，然不動聲色。孫約翌日再來，同赴海口，探望粵商。刺史欣諾。孫既去，急密告仙舟，轉稟星使。星使與馬格里，王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皆曰可拿。初五午前，孫果貿貿然來。飯後，鄧刺史請孫登樓，先至首層，觀星憲之會客廳，簽押房。繼至二層，入李琴伯明府盛鐘臥室，坐談良久，適馬參贊到，刺史遂告孫曰，君能再上一層，柱廡弟房乎？孫曰甚好。遂隨刺史拾級而升。馬參贊在前引導。先入預備之空房內，作開門待客狀。鄧指曰，此即弟房，請君先進。孫剛涉足，錯愕間，馬參贊即將房門關閉，告曰：奉有總署，及駐美楊子通星使密電，捉拿要犯孫文，爾即是也，既經到此，請暫留一日一夜，靜候總署回電。孫見已識破，無可如何，唯唯應命，星使遂飭鄧刺史，武弁車煥章，謝邦清，遣砲學生宋芝田，及洋僕二名，日夜輪守。初七日接總署回電，力囑慎密辦理，不可為英所知，致被反噬。應如何措手，悉聽主裁。初八日星使囑宗濂代擬電稿，言惟有專雇一船，徑解粵省。否則只可釋放，派探密跟，窮其所往。請示祇遵。此電去後，總署無復。十三日星使又發電云，釋放宜早，免有痕

迹。仍無復電。時署外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日英國格羅李夜報忽刊其事，不直使署所為。他報訪事人接踵來訪，鄧刺史力辦其無，馬參贊直認不諱。翌晨各報刊布，指為使署拐騙監禁，譁然而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繪為圖畫者。亦有以此事標題，特印大字告白，兜銷報章者。使署門口，自朝至於日中，聚眾至百數。英外部沙侯聞此消息，即東請參贊去，婉告曰，中英交犯約，經前大臣議而未成，刻既無約可援，如解犯潛過英地，殊與公例不符。宜將孫文即日開釋。馬參贊諾諾連聲而退。急即回稟星使。不移時而外部總辦，及巡捕頭，果皆戾止，索領孫文，馬參贊遂將孫文放出，交該總辦，及巡捕頭，由後門坐車而去。蓋避前門聚觀之衆也。是夜各報刻有孫文對答之辭，殊形荒謬。據謂，鄧刺史告以擬將其裝入箱中，運至船上。或先行毒死，解華戮屍。此蓋該犯臆造，籍以駭人聽聞也。西國久無此等刑法。見此數語，益笑中國之教化毫無。十八日接總署回電，內稱，僱船解粵甚是，軍款六千餘磅，即令匯豐撥解等因。惜其時孫文已為英廷索去，無可挽回。當即據實電復。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僕查耳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着伊送信，優給金錢，伊皆一律繳呈馬格里參贊。未得分毫獎賞。嗣孫復許酬英金五百鎊送一密信，并囑其事後離開使署隨孫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報孫友坎特立（即康德黎）門森兩英醫。兩英醫因即在外設法，派人伺守，並報外部及巡捕房。各報聞

之，遂亦附和作不平鳴，致貴署不能不將孫文釋放，曷勝
悵悵。馬參贊當時惘惘，謂如有走漏風聲，當送官嚴辦，
余是以照實供明，聽候懲治云云。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
贊，馬參贊無計可施，徒形憤憤。各報議論紛如，痛斥馬
參贊，及中國使署者又數日。而孫則致函日報，遍謝英
廷英報英民，文過飾非，傾動衆聽。英國議紳之不明事理
者，且舉以詰責政府，擬請轉令使館，不得再用馬格里，
幸沙侯相顧全大局，片言解紛。星使又無所聞見，得以怡
然養病。更幸外部允照星憲照會中所請各節，移知香港總
督，嚴查不法，以戢亂謀，而杜後患。即日由星憲咨報總
署，此案遂結。然傳遞密信之奸僕，以孫文所誦止有英金
二十五鎊，控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孫逆亦
以港督懸有厲禁，不敢回華，以身試法。故輾轉竄匿，洞
跡東瀛。而我中國東南半壁，即藉此得以謐安。則我星憲
張公之一紙公文，保全者誠大而遠哉。粵民有知，尙其銘
像以祝也可。時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吳宗濂追識於漢皋
鐵路局之車廂廬。」

吳世青先生雖詞氣不大客套，然知孫文回華，東南半壁，
不得謐安，不可不謂能識英雄於未遇時。我們在公園社稷
壇大殿見張仙舟先生代段執政對編隊之孫文，一鞠躬，再
鞠躬，三鞠躬，想見其得意。然畢竟吏部尙書變了內務總
長，頭銜不華貴了許多，還是孫文作祟，一笑。

先生見釋後，即客居英倫。

是年國內在四五月間康有爲欲動了張之洞，立起一個強學
會。然因發刊一強學報，上題孔子降生二千幾百幾十年，
張之洞駭得屁滾尿流，連夜禁止發行。七月康之弟子梁啟
超麥孟華徐勤等始出時務報雜誌於上海。時人大歡迎。

梁啟超之名，始叫國人認識。

丁酉，清光緒二十三年，西一八九七，三十二歲。

先生仍居英倫

梁啟超之時務報益風行於時。尤令時人愛讀者，束附李維
格所譯之福爾摩斯包探案，莫不詫爲新奇。

是年北洋學堂已開，總辦王修植，一通品之翰林，與梁
道嚴復，孫寶琦等在天津侯家後妓寮煙榻上縱談中西學問
及時事。其後杭州夏曾佑亦在津主育才學堂，語嚴復等以
周秦學術。嚴復遂譯赫胥黎天演論，作國聞雜誌登之，與
時務報南北相應。國中所謂維新黨者，因而日多一日。是
年秋間上海亦開南洋公學（其時名師範學堂）。張敬甫作
「穉穉」歌俾師生朔望誦孔歌之，亦羣目爲怪。

冬間康有爲忽潛入北京運動，朝士略有往還者，而多數者
訖爲妖異。余在天津北洋學堂教國文，十二月十七日年
入京，會偕廉南湖陶欣皆同至米市胡同南海館與康談話。
論當除三害；八股，洋州，小脚。然自此以後，直至於今
，余未與康氏遇見一次。可笑章炳麟之章氏文鈔中亂說我
曾拜康爲師。大約章之年事太少，與世人相見又晚，彼在
丁酉間尙非師康不可，故疑人必師康也。時人知章之名；

已在庚子年。據彼自說，言在時務報館，曾揮拳擊毀梁啟超一掌。所以中山先生死後，段祺瑞在國務會議席上欲認強文有提倡革命之功，席上有人極說提倡革命，章太炎還早。然今細按年月日，中山先生乙未舉事，丙申拘人英使館，其時章太炎者何在？

(未完)

閒話

「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智識階級的責任」，這是丁任君先生感慨的話。我不信任何一部分少數的人能把一個國家弄到怎樣的田地，尤其是中國的智識階級。實在我就有些不大清楚誰是中國的智識階級。無論什麼論政，論學的書籍雜誌出版，牠們的讀者幾乎全都是教員和學生；無論什麼報章雜誌裏的投稿者，也幾乎全都是教員和學生；無論什麼地方遇見了人，同他們談談，他們的見解和智識幾乎全都趕不上一般的學生。現在丁先生把學生們一筆鉤到智識階級的外面去，那麼誰是智識階級呢？僅僅幾個教書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把國家強弱存亡的責任都放到他們的身上去，不太冤枉？

國家的責任，不是幾個人可以負得起來的，「智識階級如果有愛國的誠心，有愛國的能力」，芸芸衆生如果還是醉生夢死，外國人還是可以欺負你，還是要欺負你。如果這一次沒有學生的奔走呼號，沒有上海的罷工罷市，那麼任你智識階級儘力的愛國，這個血案早就消滅於無形了。（也許外交家正要如此。）

國事是國民大家的事，只有國民大多數能把牠弄好弄壞。中

國的國民實在是「程度不夠。」拉洋車的與坐洋車的都一樣的難感化，小鋪子與大財主也一樣的慳吝。這一次派案的宣傳也可以算得普遍了，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回事了。然而全國總罷市半天的那一天，北京是怎樣的景象？沒有一個鋪子關上門，沒有一個店子下了半旗，沒有一個洋車不在街上拉。然而只要警察下一個命令，家家今天就可以掛上五色旗，明天就可以掛上龍旗，今天就可以五點鐘開市，明天就可以五點鐘閉門。

僅僅罵他們冷血是沒有用的，也是冤枉的，因為他們實在是程度不夠。許許多多的思想感情不是一天兩天能夠打進頭腦裏面去的。只看端節遊行那一天，教育界之外，只有工廠的工人多，許多工廠的工人裏面尤其是印刷業的工人多。這不是他們的血比商界農界的人熱。工廠的工人多少人在一塊兒，對他們容易做宣傳的工夫，他們自己有了討論研究的機會，印刷業的工人智識更加高一點，與宣傳的接觸又多一點，他們了解的力量大，自然血也熱些。

北京如此，內地的各大城想來也不免如此，小城小鎮更加不用說了。國民的程度這樣幼稚，有人還要主張同外國人火拼，讓他們殺到我們末了一個人止，真是太不觀察事實的幻想，我恐怕手執順民旗，跑在道旁的民衆是不會沒有的。

中國的沒出息，這是一般國民的責任。不要讓中國沒出息到底，那是智識階級——連學生在內——的責任。宣戰我是不贊成的。可是外國人把刀子放在我們的領子上，我們不動一動，或是哀聲求饒，我也是不贊成的。我們現在應當在宣戰一途之外想在種種方

而來抵抗英國人。如能不讓步而避免戰事，終要設法的避免戰事。可是如果英國人與我們宣戰，或是逼我們到不得不作戰的一步，那麼我們也只好作戰。我們明明知道作戰是犧牲，作戰是不會贏的，但是我們替這幾千年的老大古國究竟爭了一點面子。如果我們只看了物質方面，把一切氣節，人格，名譽都丟掉了，什麼人都同北京的市民一樣見識，這樣的民族還要他幹麼？

戰爭是苦事，他也不是什麼有趣味的事。戰爭是恐怖，戰爭是地獄。我們就去作戰，也要存了一個不得不入地獄的心。一般「文學家」們已在那裏贊美戰爭，歌頌流血，我們讀了不覺心痛。我不希望我們多有這樣的英雄，我希望我們多有些憎惡戰爭而臨事不得不挺身去幹憎惡的事的平常人。

西澄

斐倫翠山居閒話

徐志摩

在這裏出門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個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像是去一果子園，那邊每株樹上都是滿掛着詩情最秀逸的果實，假如你單是站著看還不满意時，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採取，可以恣嘗鮮味，足夠你性靈的迷醉。陽光正好暖和，決不過暖；風息是溫馴的，而且往往因為他是從繁花的山林裏吹度過來他帶來一股出遠的澀香，連着一息滋潤的水氣，摩挲着你的顏面，輕繞着你的肩腰，就這單純的呼吸已是無窮的愉快；空氣總是明淨的，近谷內不生烟，遠山上不起霧，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閉眼的瞻賞。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必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

搖曳著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苦蘚；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架卜閃，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去整理你的領結，你儘可以不

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藍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他模樣不佳，他們是頂可愛的好友，他們承着你的體重却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

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我竟想嚴格的取締，只許你獨身；因為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輕的女伴，那是最危險最專制不過的旅伴，你應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裏一條美麗的花蛇！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裏走到朋友的家裏，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裏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獄室去，拘束永遠跟著我們，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會獨身閒遊時，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那才是你實際領受，親口嘗味，自由與自在的時候，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朋友們，我們多長一歲年紀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加緊我們腳脛上的鍊，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裏在沙堆裏在淺水裏打滾作樂，或是看見小貓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但我們的枷，我們的鍊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才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呼吸單就走進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

怎樣的。因此你得嚴格的爲己，極端的自私，只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裏跳動，同在一個音波起伏，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裏自得。我們渾璞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一經同伴的抵觸，他就捲了起來，但在澄靜的日光下，和風中，他的姿態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無阻礙的。

你一個人漫遊的時候，你就會在青草裏坐地，仰臥，甚至有時打滾，因爲草的和暖的顏色自然的喚起你童稚的活潑；在靜僻的道路上你就會不自主的狂舞，看著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種種詭異的變相，因爲道旁樹木的陰影在他們于徐的婆娑裏暗示你舞蹈的快樂；你也會得信口的歌唱，偶爾記起斷片的音調，與你自己隨口的小曲，因爲樹林中的鶯燕告訴你春光應得讚美的；更不必說你的胸襟自然會限着曼長的山徑開拓，你的心地會看着澄藍的天空靜定，你的思想和著山壑間的水聲，山罅裏的明泉響，有時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時激起成章的波動，流，流，流入涼爽的橄欖林中，流入嫵媚的阿諾河去……

並且你不但不須帶書，每逢這樣的遊行，你也不必帶書。書是理想的伴侶，但你應得帶書，是在火車上，在你住處的客室裏，不是在你獨身漫步的時候。什麼偉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優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風簾中，雲彩裏，山勢與地形的起伏裏，花草的顏色與香氣裏尋得？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葛德說，在他每一頁的字句裏我們讀得最深奧的消息。並且這書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爾帕斯與五老峯，雪西里與普陀山，萊茵河與錫子江，梨夢湖與西子湖，建蘭與瓊花，杭州西溪的蘆雪與

威尼市夕照的紅潮，百靈與夜鶯，更不提一般黃的黃麥，一般紫的籐花，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長，同在和風中波動——他們應用的符號是永遠一致的，他們的意義是永遠明顯的，只要你自已性靈上不長疥癩，眼不自，耳不塞，這無形跡的最高等教育便永遠是你的名分，這不取費的最珍貴的補劑便永遠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認識了這一部書，你在這世界上寂寞時便寂寞，窮困時不窮困，苦惱時有安慰，挫折時有鼓勵，軟弱時有篤責，迷失時有南鍼。

黃狗與青年作者

江紹原

江紹原（1898年-1983年）版權還未過期

詩

七子之歌

聞一多

都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詩人作凱風以啓之。吾國自尼布楚條約迄旅大之租讓，先後喪失之土地，失養於祖國，受虐於異類，隱其悲哀之情，蓋有甚於凱風之七子。因擇其與中華關係最親切者七地，爲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懷祖國之哀忱，亦以勵國人之奮興云爾。國疆崩喪，積日既久，國人視之膜然。不見夫法蘭西之 Alsace-Lorraine 耶？「精誠所至，金石能開。」誠如斯，中華「七子」之歸來其在旦夕乎！

(澳門)

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但是他們撈去的是我的肉體，你依然保管着我內心的靈魂。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

(香港)

我好比鳳閣階前守夜的黃豹，如親呀，我身分雖微，地位險要。如今貓惡的海獅撲在我身上，啖着我的骨肉，嚼着我的脂膏；母親呀，我哭泣號啕，呼你不應。母親呀，快讓我躲入你的懷抱！

(臺灣)

我們是東海捧出的真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羣弟我就是臺灣。我胸中這氣貫着鄭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點染了我的家傳。母親，酷炎的夏日要曬死我了；賜我個號令，我還能背城一戰。母親！我要回馬來，母親！

(威海衛)

再讓我看守着中華最古的海，

這邊岸上原有聖人的丘陵在。母親，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將，我有一座劉公島作我的盾牌。快救我回來呀！時期已經到了。我背後非的盡是聖人的遺骸！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廣州灣)

東海和礪州是我的一雙管鑰，我是神州後門上的一把鐵鎖。你為什麼把我借給一個盜賊？母親呀，你千萬不該拋棄了我！母親，讓我快回到你的膝前來，我要緊緊的擁抱着你的腳踝。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九龍)

我的胞兄香港在訴他的苦痛，母親呀，可記得你的幼女九龍？自從我下嫁給那鎮海的魔王，我何曾有一天不在淚滴洶湧！母親，我天天數着歸甯的吉日，我只怕希望要變作一場空夢。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旅順，大連)

我們是旅順，大連，孿生的兄弟。我們的命運應該如何的比擬？！

兩個強鄰將我們來回的蹴踏，我們是暴徒脚下的兩團爛泥。母親，歸期到了，快領我們回來。你不知道兒們如何的想念你！

母親！我們要回來，母親！

通信

關於滬案的上海通信

記者：（上略）……上海五三十案我國這次第一失策，就是不和英國直接交涉，而以甚麼六國委員會為對手。他們明白為英國作緩衝，遇事輒以權限為口實，諉不負責。現在他們已於昨日回京了。我看我們宜利用這個機會，督促政府，和英國直接交涉。此次六國委員會返京，不惟在這一點於吾國有利，而且要求條件，也可乘此機會，另行提出。原來上海總工會，學生聯合會，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和總商會，合組一工商學聯合會，統籌一切。由該會議決提出四條先決條件，十三條正式條件。而總商會將十三條修改提出。所以許多團體，都表示反對。如果交涉在滬進行，內部難免破裂。現在既然移京辦理，就可趁此提出全國一致的要求條件了。望你們在京努力！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開市的問題。罷市已二十餘日，實在不再繼續罷了。而且罷市和經濟絕交并非一個問題。所以對於開市，各方面都沒有十分反對。不過應該如何開市，開市後如何繼續進行，就成為問題了。關於開市日期，總商會主張陰曆五月初一，後讓步至初三。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主張初六。這也有個原因。前者是代表少數大商家的團體，後者則代表多數中小資本

家。所以前者主張端午前開市，以便收賬，後者則主張節後開市，以便延緩。這是階級利害不一的當然結果。我們以為罷市要一致，開市也要一致，如果零零落落，實在笑話。昨天到總商會接洽，勸他們還是初六開的好。因為多延長幾天，可以在這幾天內，商籌開市以後的辦法，現在雖未決定日期，大概還是初六開也未可知。

開市以後，罷工自當堅持。但我今天到總工會去接洽，據云中國工廠尚在罷工，只有恆豐紗廠，在交涉開工的條件。我們當然勸他們罷工只能限英日工廠。普通罷工，既足妨礙本國產業的發展，又不易持久。大約中國工廠工人，不久就會提出相當條件開工。至於怎樣維持罷工工人生活，開總工會主張開市後由總商會負責。我想總商會雖不能完全負責，但也總要設法。昨在總商會聽說將來對於英日工廠罷工工人，均給與原薪七成或五成，至少希望持久三月。該會負責的人對我們說的，大概他們總會設法接濟。然而各地募捐，也宜積極進行。金融方面，據說中國金融界，只欠英國三百萬，開開市以前，擬還清，以後就斷絕往來。至於斷絕買賣關係，那是不待說的。不過要繼續永久，自須具體的辦法和統系的組織。在開市以前，總會籌出相當的辦法。

上海情形，已如上述。交涉既移京辦理，重點自在北京，望你們就近努力後援和督促。

（下略）

周佛海六月二十一日，上海

論譯答江紹原先生

記者先生：我在東京高等師範英文科預科的時候曾譯過一部「哈孟斯」，我問如這種嘗試的時候也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因為我們中國雖然有許多優秀的英文學家却從不肯替我們

開過半係兒研究莎翁劇的路。所以祇能讓我這個淺學的人暗中摸索。稿子寄到上海許久了，我到上海後又改正了一些地方，因為要就正當世的師友及斯學的先輩便把他出版了。出版之後滿擬可以得一些有益的指正，無奈當世的英文學家都不肯見教，祇有友人郭沫若兄說過一兩條，我馬上就改正了。直到今天我的朋友某君說你們辦的「現代評論」上有批評我的「哈孟雷特」的文章。我急於欲開「善言」，便找來讀了。原來是江紹原君批評的。我看見直接批評我的莎譯的以此為第一篇，我不能不感謝江君的「看得我起」，和對於英文學之「忠勤」了。

但是我把江君的批評讀完之後却使我有禁不住髮聾的地方。我是個頗能虛心的人，我這譯本又本是就正有道的試譯本。但凡有錯處應修正處，我是不惜挖板，改板，甚至毀板重譯的。我是不願意做莎翁的罪人的。我這譯本中許有許多罪過，我是萬分期望海內外的師友能使我寡過的。江紹原君「配」批評我的莎譯時儘可以把我的錯得豈有此理的地方指出，並加以模範譯；儘可以說我這種白話譯法不對，却應該取一種什麼更好的譯法。我以為這兩種是批評我的譯文的必需的資格。也是我極想曉得的。但事實上江君却沒有十分滿足我的要求。他對於我譯這書的動機無起碼的同情，對於此種苦心的嘗試無應有的敬意。起首說一段俏皮話，接着指摘了。兩段譯文，他所指摘的地方我此刻因為原文與譯本都不在身邊，不能仔細答復，但我相信原文中極有情趣的文字，在我的譯文中不見得都是若稻草；江君所舉的一段記得是 Hamlet 要他的相識的戲子說的白口。這一段語調本非常難譯，我所譯的也許誠有如江君所說的失策之處但江君如能示以更自然更精鍊的模範惠我豈不更多。觀劇之時那 Hamlet 拒絕他母親的話 “No, good mother, here's metal mare attractive” 依江君那樣一寫似乎我根本不懂得 Hamlet 要親近他的戀人故而拒絕他的母親，但這句話本是一句譬喻的話，即把 Ophelia 比作一塊動人的

金屬，今譯作「這塊金屬更動人些」有什麼大不了的錯處呢？依江君怎麼譯呢？

再如 Hamlet 與 Hamlet 的對話中 “Stranger” 與 “Stranger” 兩字之為 “Play of words” (玩字) 不待西林先生而後知，此種「玩字」實一切翁劇譯者的難關，因為無論那一個脚本都可以遇得着。比如 Romeo and Juliet 中的第一幕第一場便是以「玩字」起：

S. Gregory, o' my word, we'll not carry coals.

G. No, for then we should be colliers.

S. I mean, an we be in Choler, we'll draw.

G. Ay, while you live, draw you neck out o' the collar.

請問江君遇了這樣的難關將如何通過？我不能說我的譯法是很理想的，但那兩句話既然與原意無忤，江君又不能具體的舉出更好的譯法，我們也祇好以此滿足了，雖說我不斷的求着更好的方法。

那樣難譯的莎翁劇被江君等嚴正的指摘也值得這一些有限的錯處。我也可以聊以自慰了。我暑假中再到上海去我自然要把這譯本再仔細的改正一番。或是重新譯過務使近於完美。我們求學問的人但凡能以真摯的態度向着所探求的方面努力，這種努力是不空費的。Arthur H. Clough 的詩說得好，

Say not, the struggle naught availeth,
the labour and the wounds are vain,
The enemy faints not, nor farleth,
And as things have been they remain.

For while the tired waves, vainly breaking,
Seen here no pain but inch to gain,
For back, brought creeks and inlets making,
comes silent flooding in, the main.

清 華 學 報

民國一四年六月

第二卷第一期目錄

水經注跋尾
 中文書籍分類法商榷
 中國古代跳舞史
 中國算術之缺點
 宋燕肅吳德仁指南車造法考
 象徵主義
 一百七十種花草中西名稱及其培養方法彙考

王國維 查文波
 陳文嘉 張蔭麟
 金嘉麟 宋春舫
 陳燾人

民國一三年一月

撰者提要
 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詞的起源
 清季中國流行之貨幣及其沿革
 中國第一篇古史時代考
 四元開方釋要
 三等分角法二則
 清華學生對於各學科與各職業興趣的統計
 社會調查的嘗試
 撰者提要

胡適 陸德輿
 陸德輿 周培厚
 陸德輿 陸德輿

所以我的涉譯事業是一息尚存不會終止的。我的一切著譯的價值都可使一切“Stranger”的否認，但我的熱心與誠意，是無物可以否定我的。勞倫聽得康白情兄說江紹原君在美國研究宗教的。他的朋友楊金甫不知是個什麼涉譯學大家。不知道關於涉譯學的研究是和一切學問一樣由粗而日進於精。他却學一般鄉下的愚夫愚婦希望配譯莎翁劇的真命天子出現！你想想世間的事情有誰配誰不配？我們不配還有誰配？用世界最高的標準批評起來，中國的大學都配稱大學嗎？中國的學者配稱學者嗎？還不是要我們慢慢的努力使他由Worse以進於Better Best嗎？

田漢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書院

全年兩冊	大洋六毛	大洋五毛
半年一冊	大洋三毛	大洋二毛

北京清華學校學報社

中華書局發行

數學辭典

全書五百餘頁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三元 預約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二分半)

預約十月底截止 准期十一月底出版
 本書為北京高等師範數理學會和其餘

- 其辭書等所編輯，要目如下：
- (1) 辭典
 - (2) 英漢名詞對照
 - (3) 數學用略字及符號
 - (4) 定理及公式
 - (5) 數學用諸表
 - (6) 度量衡及貨幣表
 - (7) 外國數學家事略
 - (8) 本國數學家事略

現代社文藝叢書第二種 西林的一隻馬蜂及其他獨幕劇出版了

總發行所 北京大學第一院現代社 (實價大洋三角)
 代售處 各埠代售現代評論各書店
 這本書包含一隻馬蜂，親愛的丈夫，和酒後三篇獨幕劇。牠們在太平洋和現代評論發表後，已經傳誦一時。郁達夫先生說，它們在中國的戲劇界開一新紀元，不為過譽。現在特印成單本，以便人手一冊，至於紙張的精良，印刷的優美，定價的低廉，其餘事。又親愛的丈夫一篇，另印有單行本。(實價大洋一角)

京報副刊

孫伏園編輯

每日隨京報發行。學術思想文藝各項文字具備。月終合裝成冊，定價三角。發行處北京小沙土園京報社。總代售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現代評論 第二卷 第三十期

金城銀行

股本總額 壹千萬元

收足股本 伍百伍拾萬元

歷年公積 壹百三十萬元

營業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營各種儲蓄存款

總分行

天津北京上海漢口

鄭州其他各省會商

埠均有代理機關

北京西交民巷一零

八號

儲蓄處西河沿十二

號

北京

總經理處

南

一七八二
三七六二
四三二二

經理室

二四五二

營業室

南

三六九一
二三六〇
三二二六

儲蓄處

二五八三
四四〇八

儲蓄處

每星期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照常辦公儲蓄章程函索即寄